

雍正皇帝下令由户部尚书蒋廷锡重新编校已经定稿的《古今图书集成》,删去陈梦雷的名字,以蒋廷锡代之

档案珍存

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

文化“流人”陈梦雷

陈岷



陈梦雷再度被流放至黑龙江时所记载的档案

提到黑龙江的历史,就不得不说到流人文化。所谓“流人”就是因为官不正、或失职得咎、或渎职得罪、或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触犯法律、触怒龙颜被发配到边远落后地区的“罪人”;也有因科场案、文字狱而获罪的文人雅士。流放是古代刑罚的一种类型,是清朝的《大清律》中笞、杖、徒、流、死等五种刑罚之一,流放之人近的发至2000里,远的发至4000里。东北大地,荒凉偏僻,原始未凿、人烟稀少,从沈阳直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和瑷珲,均为流徙要地。档案中记载的黑龙江地区的齐齐哈尔、宁古塔、墨尔根、三姓等地,都是当时著名的流放地。在这些流放的人员中有我们较为熟知的康熙朝《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陈梦雷。

陈梦雷,字则震,号斋翁,福州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年),陈梦雷与同举进士同官编修的福建同乡李光地归乡省亲,遇吴三桂、耿精忠反清,陈梦雷躲进庙里,但因陈父被耿精忠抓去,无奈被迫做了“伪官”,然而李光地并未受到挟持。在陈梦雷家中两人密谋三日,将陈梦雷在伪朝内探听的兵防情报制成“蜡丸疏”由李光地送到京城,陈梦雷受命暗中为清朝效力,康熙皇帝根据此情报,抄漳州小路出兵,剿灭叛军,清廷大获全胜。李光地为了贪功竟在“蜡丸疏”上只署了自己的名,删去了陈梦雷的名字,让他背负着“伪官”的罪名,以“附逆”罪被捕,入狱论斩,而李光地因此事特升迁为侍读学士,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既赢得了声誉又赢得了仕途。陈梦雷悲愤之极,几经周折,终将《与李厚庵绝交书》(李光地字厚庵)四处散发,叙述了事情真相,造成士林公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经刑部尚书徐乾学救援,陈梦雷免死,改充奉天朝阳监,陈梦雷学识渊博,在戍边的数年间,关外达官贵胄的子弟多从他求学,声誉日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巡视盛京,陈梦雷得面觐陈诉,蒙恩召回京城。次年,奉旨入殿侍皇三子胤祉读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陈梦雷编著了《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大的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初名《汇编》,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皇帝审阅《汇编》后认为尚需修订增益,命开馆重辑,并钦定将《汇编》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受命主编。编纂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开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月完成初稿,全书1万卷,目录40卷,分历象编、方輿编、明伦编、博物编、理学编、经济编6汇编,汇编之下分32典,每典分若干部,共6109部,每部先汇考,次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分类极细,查检方便。全书总约1亿6千万字,分订5020册,装520函。其内容庞博,称为“康熙百科全书”。此书虽不能说是陈梦雷一人功劳,却也耗费了陈梦雷的全部心血。然而更悲惨的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

皇帝逝世,皇四子胤禛继位,胤祉因犯过错被贬斥,陈梦雷受到牵连,于雍正元年(1723年)一月再度被流放至东北。雍正皇帝下令由户部尚书蒋廷锡重新编校已经定稿的《古今图书集成》,删去陈梦雷的名字,以蒋廷锡代之。

我馆查得的有关陈梦雷的档案就是其再度被流放至黑龙江时所记载的档案,“刑部咨黑龙江将军,和硕恒亲王等奏,为请旨事。将陈梦雷及其子陈胜安夷训。请旨。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月份无法考证)呈……将陈梦雷及其子陈胜安即刻发往齐齐哈尔地方……有此谨奏,余依议,谨遵圣旨。”

时年72岁的陈梦雷再度被流放戍边,直至乾隆六年(1741年)在戍所逝世,其个人著述宏富,除《古今图书集成》外,还有《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林城县志》、《陋室书堂集抄》、《松鹤山房文集》、《日省堂文集》、《天一道人集》等。陈梦雷仕途起伏,但在中国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与《古今图书集成》同存人间,永不磨灭。

北国风

傻良子

吴宝三



回到呼兰河西的故乡小镇,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候。如水的月光下,故乡的轮廓依稀可辨,记忆中的那条百米小街,两边的店铺还是旧时的模样,铁匠炉、棉花房、中药铺……门脸儿依旧,只是当年的风采已被雨打风吹去,显出无奈的疲惫。几乎让我辨认不出的是通往省城的那条柏油马路,路边一下子冒出春笋般的大红灯笼,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辆,如同变戏法一般,一忽儿就不见了,无疑是如织的酒杯饭幌笑纳进去。

我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下来。问起五叔,每天早晨还有挑担卖菜的吗?街边儿的摊床该搬到大街那边去了吧?五叔答曰,从形式到内容,如同桔枳,叶徒相似味道不同。你寻找的“明朝深巷卖杏花”的人,怕难寻觅了。故乡是个有文化底蕴的老镇,五叔读过国高,不是村野之人,说起话来时有几句文言。他反过问我,可曾记得道南出床子的那个傻良子吗?我说,当然记得,忘了谁也忘不了他。五叔沏上一壶茉莉花,爷俩一边喝茶,一边唠起这个当年二十刚挂零的青年,一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生意的人。

傻良子,从小诚实、憨厚,良子前面加个傻字,是小镇上的人对他的昵称,我和小伙伴们都叫他良子大哥。他老家在陕北,西安事变那年同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镇上。在本地念完小学,先是跟父亲卖烧鸡,烧鸡做得绝好,远近出名。每天傍晚,傻良子背着一个小木箱,在小街没转一圈就卖光了。我们小孩子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傻良子卖烧鸡,不上东就上西。卖了两年烧鸡,攒了点钱,傻良子在我家打过摆子,摊床、卖点烟卷、散酒、糖果、瓜子之类。我上小学的时候,每每路过摊床,良子大哥都给我抓把瓜子或拿几块桔子瓣糖。吃惯的嘴儿跑惯的腿儿,家里要买东西,我就到这儿来买;做完功课,也愿意到这儿来玩。

我最喜欢看良子大哥簸葵花子,一扇一扇的,扇去瘪子和灰尘,再拣出小石子和小块土坷垃,用湿毛巾反复揉搓干净,然后倒在大铁锅里急火翻炒。待炒好完全凉下来,良子大哥抓一把塞进我的兜里,一个个子粒饱满,吃不出一个臭瓜子的。有时,良子大哥像过家一样,把酒罐子里的白酒,倒进另一只空罐子里,剩下一些全泼掉。长大后我才懂得,卖散装酒必须先用水提搅动一番,盖因上面的是酒,沉下去的是水。我每回用锡壶给父亲来打酒,从没见过他在酒罐里搅动过,不管谁来打酒都一样。每当摊床进菜,良子大哥一捆捆打开,去掉“夹馅”,再一捆捆重新捆上。他总嘟嘟地自言自语:“做买卖要讲诚信,不能靠这个赚钱!”

唠到这里,我忽地又开话题问五叔,良子大哥和东街老葛家的三丫结婚没有?五叔叹道,棒打鸳鸯散了!葛老头上了名的极门,整个一个葛朗台,嫌良子做生意心太实,没大出息。我说,三丫是良子下两届的同学,能歌善舞,不管在学校还是镇上演戏,一招一式都是良子教出来的呀!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那么般配,海誓山盟,怎么说散就散了呢!五叔似猜透我的心思,接着说,惨啦!“葛朗台”要拆散这桩婚事,先是不让两人见面,后来来个釜底抽薪,找个人家嫁到河东去了。从此,傻良子寡言少语,谁说话也不打搅,一门心思做生意,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从摊床起步,竟成为全镇最大的土杂商店掌柜。良子傻就傻在太痴情了,子身一人,终身未娶。

我和五叔久久无语,对“葛朗台”导演的悲剧几近愤怒。令人酸楚的是这出悲剧的结局:每年仲夏时节,人们常常见到良子一个人坐在河边,默默向远方眺望。夜深人静之时,镇上的人便能听到傻良子如泣如诉的二胡声,那是陕北民歌《泪蛋蛋落在沙蒿蒿上》——“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活招一招手……”。人们说,呼兰河是“葛朗台”仿效王母娘娘划出的一道天河,傻良子定是期盼着这一天,同三丫能在鹊桥上见上一面。

流头节里话风情

胡世英文/撰



说是小镇,实为小村,它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示范村

民族的节日就是有特点,习俗厚重,有股火辣辣的风情,给人感觉是那般诱人的。瞧,闯进眼帘里的流头节就是这诱人的。这歌声,这歌声,这歌声,这掌声,汇成了一片,台上台下交融在了一起,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流头节是朝鲜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它起源于古代农耕社会,历史悠久延续至今,即每年农历六月十五的这一天,朝鲜族的妇女都会成群结队地去到江河里洗头沐浴,去祭拜农神祖先,去祈愿农安谷丰顺遂祥瑞。然后,她们兴致勃勃,要跳流头舞,要吃流头宴,还要举行喜闻乐见的趣味活动,以表达内心的欢娱之情。这个节日人们过得喜气洋洋,因为它昭示着一年都要安康吉祥。听说牡丹江宁安一带此节习俗甚为浓厚。前些年,他们从渤海镇的江石朝鲜族村开始,连续办起了多届的流头文化节,这节让他们办得红红火火,成了当地一道诱人的民俗风景。

这不,这届流头文化节,又辗转到了江南乡的明星小镇来举办,我们得知后便慕名而去。明星小镇与宁安的街里只有一江之隔,这条江便是牡丹江,过了江即是。说是小镇,实为小村,它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示范村,果然带劲。小镇看去很有民族特色,最打眼的是那民居独具风格,有点别墅味道,每户都有铁艺栏杆围起的庭院,里面花草芬芳田园葱绿,街道井然宽阔整洁,主路一侧是文化广场,是那个有着亭园特点的老年公寓。这个小镇给人的感觉很温馨。在这温馨而有特点的环境里举办文化节自然多了不少魅力,就见那天一早,彩球与彩旗飘舞的小镇,人流络绎,好番热闹。

当然,最热闹的是那个大广场。这里汇聚着域内外的乡邻和游人。娓娓动听的主持,铿锵曼妙的乐曲,随后推出了最具特色的表演。只见一曲身着白绸头巾斗笠面生美髯的老人,迈着四方小步在前面引领,后面有百余位服饰鲜艳的男女老少们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地紧随,他们手掌一面面多彩的旗帜,从台下千余观众席中款款而过,走向那个装点热烈的大舞台,先是祭拜天神,祈求丰收与

平安,倾情表达他们美好的祝愿,继而挥动起长袖尽情地载歌载舞,抒发着他们追求美好的那份喜悦之情和企盼之意。顿时,这歌声,这歌声,这歌声,这掌声,汇成了一片,台上台下交融在了一起,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然而,这只是一个序幕,接下来则是好戏连台。那满台都是多姿多彩的朝鲜族表演,有歌,有舞,有鼓乐,有器乐,有杂技,有说唱,有吟诵,有服装展示,有婚俗表演,有史诗般地大型演唱,内容确实丰富。在这个一个演出中,青年人固然很多,少年儿童也不少,老年人最为人们注目,那一位位老者,都满面春风精神矍铄,她们腿脚轻盈,动作敏捷,情绪奔放,手舞足蹈起来显现着一种活力,也显现着一种浪漫率真,看出了朝鲜族长者们的与众不同。能歌善舞的确是她们的天性,你看,不管年纪多大,她们都能翩翩起舞,只要音乐响起来,她们的歌舞就会从心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似乎这舞姿就是与生俱来,这就是她们的民族风格,也是她们的民族风情,是她们的快乐心态。

诱人眼球的还不止这广场演出,广场之外还有不少展现民族风情的内容。但见那不长不短的街路两旁,专门设有民族风情的展馆,那里展示着他们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画作,有工艺,有服饰,有编织,有故事,特别是那些故事里介绍了不少有关流头节的趣话,人们看了便对他们的民族文化一目了然。顺着街路往里走,是稻草编织工艺的展示区,朝鲜族不仅种水稻有名,利用稻草编织也是熟能生巧,他们的很多生产生活用品都是这稻草编织出来的,制作精巧,实用耐用。通过这里再往里走,便是一片开阔的足球场,平坦的场地上正在举行着一组组老年男子最喜爱的赛事活动。听说,除了这足球外,他们还有不少诸如棋类的趣味性活动也都在此先后举行,像踢毽球、荡秋千、顶水罐、拔河、摔跤、踢毽、掷骰、投壶、象棋等,不一而足,参与者众多,这些来自十里八乡的同民族参与者们,都愿意在这儿释放热情,

一显身手。瞧他们那股开心劲儿专注劲儿,可以断定,这些场面只有在快乐平和的心态下才有。

其实,人流络绎的要属这街路两侧。这里是特色十足的风味饮食一条街,自然热闹非凡,一个个专柜,一个个摊床,列满了色香味佳的小食品,来此一游的人都想到这儿品尝品尝,因为这些最能代表朝鲜族的美味小吃。为了充分展示民族风情,他们还把老人和幼儿的生日宴场面,也搬到了大庭广众面前,让人看到了他们生活中的其乐融融,看到了尊老爱幼的美德传统。

在广场一侧,流头体验区也很引人注目。高高的遮阳棚,长长的木条案,素朴的陶瓦罐,一排服饰鲜艳的朝鲜妇女,她们笑容可掬,温文尔雅,伫立案前,不时地用手蘸那瓦罐里的水去拍人们的头,以示一种“流头”体验,以示一种祈福祝福,尽管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但它让人们知道了“流头”的民俗传统,感受了一种民族的风情,显然,人们都是乘兴而来高兴而去,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和满足,它告诉人们只要有夙愿就会有安康吉祥的实现,追求美好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心愿。这种体验虽然简单朴实,可它犹同一道风景嵌印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一种美好的感觉。

这流头节就是这股丰富多彩,一连几天都热度不减,小镇被它沸腾了起来。毗邻的朝鲜族乡亲们成群结队地往这儿跑,不少节目都是他们带来的,参与起来他们个个乐此不疲。埠内外来的游人,一台台自驾游的小汽车排到了镇外,看出了人们的浓浓兴趣,看出了火辣辣的风情在吸引着人们前来。用心良苦的是当地各级部门,他们把这民族风情视为文化资源,当成了民俗乡村旅游的品牌,用文化搭台,靠旅游唱戏,小镇火了,新村亮了,人们富了。这时,再用心来感受这风情,感受这小镇,就会觉得它有种耀眼夺目的光彩。



不时地用手蘸那瓦罐里的水去拍人们的头

老付是我的发小。五十年前,我们一起在红色草原春雷牧场读的大学和初中。后来我到外地求学、工作,离开了故乡,他则回到家乡,当过翻砂工人,派出所民警,最后官至派出所所长,在家乡也算得上知名人物。令我没想到的是,几年前,他离开工作岗位时,毅然在家乡包了一块地,过起了田园生活。在流火的7月,我回大庆参加初中同学毕业45周年聚会时,老付邀请我和几个老同学,到他的农家院小住了几天,体验了一番已经有些陌生了的田园生活。

到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晚。本想睡个懒觉,没想到院子里的鸡鸭鹅早就开始了发声。我后来听老付说,夹杂在鸡鸭鹅的叫声中的,还有我没注意到的野鸡的叫声。这些年附近的野鸡非常多,冬天雪大时,人们很轻易的就能在雪地里抓到野鸡。

我比平时早起了一个多小时,结果还是落在了老付的后面。他已经在院子里巡视好几圈了,伺候他的6头肥猪一群小鸡,十几只大鹅,还有几只大雁用完了早餐。老付说,如果不把这些宝贝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院子会被吵翻天的。

说起早起的话题,老付告诉我,他每天三四点钟就会起床到地里忙乎的。这话从他晒得黑红的后背上得到了印证。看来田园生活并不只是浪漫和悠闲,还有艰辛的付出。

我早起的想法是拍一组田园风光的照片,便打开手机,围着老付的院子转起来。先是奔猪圈鸡窝鸡舍,然后是果树林,最后走进了菜园子。真没想到,两亩地的菜园里,品种还挺齐全,外围大面积的是玉米,像是一道绿色的围墙,守护着里面的各种作物。我自小在牧场长大,对眼前的一切都很熟悉。我边辨认边拍照:叶子硕大的向日葵,整齐茂密的豆角架,玲珑剔透的西红柿,挂满小黄瓜的黄瓜秧,还有茄子、辣椒、马铃薯、窝瓜、西葫芦、胡萝卜,甚至还有我已经久违了的姑娘,简直就是一个小百科了。我选好角度,把每一种作物都照了几张,不知不觉就拍多了,直到心满意足了,才走出菜园。回到院子里,我忽然发现了几把锄头,这是我在牧场时最常见的农具,是让我流过很多汗水的农具,当然也是给了我很大锻炼的农具,见到它我真是百感交集。我忍不住扛起一把,又重新返回菜园里,选了几垄辣椒铲了起来。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几十年没有摸锄头了,铲地的技巧还没有忘记,锄头在我的手里还是得心应手的。很快我就铲了好几垄,回望铲过的地,已经变得疏松整洁,心里还有了一种成就感。一位女同学在一旁盛赞我铲地的姿势标准。鸡西回来的老同学钟雷见状,从我手中接过锄头,继续铲起来。刚好老付走进院子,我调侃说,以后闲着没事过来帮他干农活,但必须有偿,要给工钱,比照处级干部的标准。一听提到工钱,老付不太买账,批评我们的劳动是在摆样子,而且专挑没有草的地来铲。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老付变得抠门了。

回归田园

陈杰



比较传统的农家生活,老付的农家院已经与时俱进,充满了现代气息。农家院附近几年前建起了沙尔图飞机场、高档的温泉、成片的楼房等设施,公共汽车也早已开通,老付居住的房间里看电视,有卫生间,有抽水马桶,有淋浴设施,有煤气罐,两口老式的大铁锅只是偶尔用来做传统的炖菜。为了朋友玩起来尽兴,老付还购置了一台档次不低的电动麻将桌。

老付的农家院里,更能唤起我对儿时回忆的,是这里的蚊子,还不到一天的时间,我的身上已经被咬起了好多大包,又红又痒的。由于临近湖面,这里的蚊子个头大,非常凶猛,白天就不停地向人发起攻击,稍不注意就给你一口,甚至隔着衣服都能吸出你的血来。真没想到,离开家乡几十年了,蚊子还没灭绝。想当年,一到夏天的晚上,密得像空气的蚊子就会从草原深处扑来,把人们居住的干打垒土房围得水泄不通,嗡嗡的喇叭声彻夜不息,只要一迈出门,成群的蚊子就会没头没脑地往你身上撞,稍不留神就给你一口,让你难受好几天。气人的是,我发现老付这里的蚊子有点散生,专门攻击我们外来的,老付一天到晚就穿着一条短裤,大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竟安然无恙。我猜想一定是整天和蚊子生活在一起,熟了,蚊子不好意思下口了。

当然也不只是老付的农家院里蚊子发威,就连那很高档的国际艺术温泉里,蚊子也照样猖獗,泡了一回温泉回来,我的好几个同学都被蚊子咬得伤痕累累的,叫苦不迭。

凶猛的蚊子让我体会会到,回归田园生活,并不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悠闲和浪漫。“锄禾日当午”是要付出汗水和体力的。而老付让我佩服的,恰恰是他在田园生活中表现的豁达和快乐。他没有雇人,农家院所有的活都一个人担了起,俨然一个地道的农民了。我到达的第三天凌晨,老付这里下了一场大雨,我被一阵雷声惊醒,起身向窗外望去,见老付已经在屋檐下了。我知道这几天地有点旱,老付一直在盼雨,这场雨对他太及时了。我想此刻他一定会欣喜若狂了,没想到我走出门时,他站在那儿还是有点遗憾:“雨太急了。”我明白他是想要一场润物细无声的雨,那样的雨更有利于庄稼的生长。看来,老付的心思已经都放在他的庄稼上了。

同学的到来使老付非常兴奋,话也非常多。用一句我刚刚听来的俗语:新媳妇嗑瓜子,小嘴不闲着。早饭刚过,他就从冰柜里拿出一只冷藏的野山鸡和一条七八斤重的江鲤鱼,然后开始给各位老同学派起活来。在阔大的遮阳棚下,老同学们开始各司其职,准备午餐。

老付告诉我,退休后每月的退休金够花了,在市里也有宽敞的楼房,他经营农家院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图个乐呵。几年来劳动的果实全都和亲戚朋友分享了,他向我描述了去年杀年猪时的情景,几十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这次好几位老同学的到来,为老付带来了快乐。几天里,他变着法地让大家吃好玩好,亲自掌勺为大家炒菜,给大家煮他自己腌制的鹅蛋,每当听到大家夸赞他的鹅蛋时,老付总会流露出一脸的自豪:“我的大鹅是吃湖里的鱼虾长大的,这样的鹅蛋别的地方没有。”

当然,我感觉最让老付愉快的还是在他收获的时候。那天上午,老付说已经两天没捡鹅蛋了,说完就拎着一个红色的布袋进了鸡窝,在一阵大鹅嘎嘎的叫声中,忙乎了一阵子,出来时手中的布袋变得沉甸甸的了。他兴奋地把布袋放在我面前的地上,我看见里面洁白如玉的鹅蛋足有十多枚。老付告诉我,个头大的蛋是鹅蛋,稍小一点的是雁蛋。那一刻,我看见老付的脸上布满了自豪。